

建功强军事业 我和我连队

警勤中队是做什么的？在武警云南总队大理支队警勤中队，如果询问官兵这个问题，答案总离不开两个字：保障。

文印员日常与打印机和纸张油墨为伴，炊事员每天起早贪黑保障伙食，驾驶员常常奔波在行车路上……不大的警勤中队，担负着警卫、通信、驾驶、炊事、公勤、修理等一系列任务。虽然岗位不同，

任务的核心却是相同的——保障。

与战斗部队的战友们相比，警勤中队的官兵常年站在“聚光灯”外。

新闻报道员马亮志的摄影作品，占据了支队荣誉墙的“半壁江山”，他却几乎没有自己的照片；系统维护员戴传重记不清保障过多少场晚会，却从未登上过舞台；老兵退伍，警卫班战士程前没能正式庄严向军旗敬礼告别——因为

告别仪式上，他是护旗的礼兵。

为了保障部队建设运转，中队官兵坚守在一个个不可或缺的岗位上。尽管身在聚光灯外，他们仍然将青春热血融入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，书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。

刚到中队时，驾驶员邓培杰的体能训练成绩总在及格边缘徘徊。如今，全中队5公里武装越野，他一人背着3把枪

率先冲过了终点线。

警卫班战士夏维池起初不适应军营生活，但支队征集图书室装饰图案时，他有3幅绘画作品被选中。看着自己的作品挂上了墙，他开始在部队里找到价值与追求，训练上也有很大进步……

那次为备战总队考核，中队官兵加班加点学习训练，学习室里经常灯火通明。后来，中队在考核中表现出色，在全

总队的警勤中队中名列前茅。近年来，警勤中队多次在上级组织的比武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。

对于中队官兵来说，聚光灯不仅来自别人的注视，也源于自己心中的能量。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，官兵们在平凡而漫长的岁月里不断前行，悄然蜕变、默默成长。

在警勤中队，越是与这群战友朝夕

相处，我越是被深深感动——平凡而不平淡、平凡而不平庸，这是中队每名官兵的选择与坚守。在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上，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，每个人都在绽放光彩。

我们的样子

聆听武警云南总队大理支队警勤中队年轻士兵的奋斗故事——

探究“让自己发光”的能量

■方潇澎

我们的奋斗

三名警卫兵的一天，是从升旗开始的

群山之麓，晨光熹微。

武警云南总队大理支队警勤中队上等兵余谦、刘文杰和杨惟清站在操场上，认真整理着自己的着装与扛在肩头的国旗。

“齐步——走！”口令下达，三名士兵迈着整齐的步伐向旗台走去。皮靴踏在青石地面上，发出铿锵而整齐的声音。

登上旗台，将国旗套入旗杆，挽好国旗。

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，擎旗手余谦用力挥动手臂，鲜红的国旗瞬间展开，迎着晨风猎猎飘扬。三名士兵挺拔伫立，向冉冉升起的国旗敬礼。红色肩章在国旗映照下，显得更加鲜艳。

对于警勤中队的三名警卫兵而言，他们的一天，是从升旗开始的。

最初，刘文杰并不想当警卫兵。

刚到新兵连，刘文杰就遗憾地认识到，不是所有部队都有飞机、坦克和大炮，曾经在影视剧中看到的画面依然遥远。更令他失落的是，新兵下队，他本来想去机动中队或特战中队，却被分到了以保障为主的警勤中队，成为一名警卫兵。

刘文杰感觉“一腔热血无处挥洒”，沮丧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。性格内向的他，把所有情绪都藏在了心底。

一次谈心，班长程星雄得知刘文杰的真实想法。他恍然大悟：怪不得刘文杰虽然日常工作表现尚可，却总是让人感觉缺了一股劲儿。程星雄意识到，这个“疙瘩”不解开，刘文杰就不可能安心待在部队，更不会明白身上军装的真正意义。

程星雄向中队主官汇报了刘文杰的思想情况。中队黄中队长打定主意，要走进刘文杰内心，引导他形成正确的认识。每次文体活动，黄中队长都会叫上刘文杰一起，在近距离接触中寻找打开他心门的契机。渐渐地，刘文杰跟黄中队长的交流越来越多，脸上的笑容也变多了。

黄昏时分，橘黄的落日余晖洒在篮球场上，篮球架在地面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。刚打完球，黄中队长拉着刘文杰坐在地上，递了瓶水过去。他看着刘文杰还未褪去青涩的新兵模样，跟他聊起入伍的初心——

“当兵最重要的，不在于操作多‘炫酷’的武器装备，而在于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军人。这意味着坚持、执着和牺牲，不论过程轰轰烈烈，还是平平淡淡。”

谈心结束，黄中队长拍拍刘文杰的肩膀，起身离开。刘文杰一个人若有所思地在球场边坐了许久，看着太阳渐渐被地平线吞没，营区开始亮起温暖的灯光。

一天，刘文杰正在哨点执勤，一名路过的小学生突然停下脚步，满脸崇敬地对他敬了个少先队礼。刘文杰心中一震，随后庄严地回敬军礼。那一刹那，他突然感到心里透进一道光。

“穿上军装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在保家卫国。”日复一日的坚守中，刘文杰渐渐读懂了一名警卫兵的价值——革命分工各有不同，岗位虽小使命光荣。穿上军装，即使再平凡的岗位，也有不平凡的意义。

与刘文杰不同，余谦刚来中队时，总想找机会偷懒。一次出公差，任务已经完成，他却许久没归队。战友们



武警云南总队大理支队警勤中队官兵进行刺杀训练。

方潇澎摄

我们的青春

一片兵心

军营的青春最美丽

■上等兵 梁国欣

我曾经并不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。大学毕业，我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但在看似不错的日常生活里，我不止一次问自己：真的要在这样的日子中老去吗？

那次，我到访古田会议旧址。斑驳的外墙至今留存着红军战士的字迹，工作人员端来当年红军吃过的野菜，让我们“忆苦思甜”。

我咀嚼着苦涩的野菜，试图猜测90多年前那群与我年纪相仿的青年，是怎样义无反顾走上这条道路。他

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机会见到自己向往的明天，但他们的血脉流淌至今，那支军队，仍然是人民心中最值得依靠的力量。

因为这个念头，我下定决心，与5名大学同学相约报名参军。最终，我与3名同学共同迈入军营。在送我们离开时，落进同学的眼中满是羡慕与遗憾。那一刻，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。

军营的生活其实并不枯燥。同年兵郑隆基身材高大，为了学习前滚翻动作，他像只“皮球”般一次次在训练垫上

翻滚；中队长很关心我们，我随口说了一句“晚上睡觉有蚊子”，他便把蚊香送到我们班……这段与战友共同奔跑的征途，让我不再感到迷茫。

站哨时，常常有学生站在哨点远处举手敬礼，我也会回敬一个标准的军礼。或许有一天他们会懂得：有一种人生意义，就在于被需要，尤其是被祖国和人民需要。默默站在这里守护万家灯火，是我的使命，也是我的光荣。

雷锋曾说，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，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

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。

当岁月流逝，个体的生命长度被淹没在历史洪流，一代代中国军人早已将自己的青春融入祖国的辉煌事业，融入伟大的时代梦想。正如那首歌唱的那样：“不需要你认识我，不渴望你都知道我。我把青春融进，融进祖国的江河……”

很庆幸，能成为一名军人。在军营里，人的青春才最有意义，才是最美丽的。（方潇澎整理）

找了一圈才发现，余谦竟然躲在库房吃零食。

黄中队长把余谦狠狠批评了一顿。然而，没过几天，余谦的“老毛病”又犯了。最后，中队长和指导员想了个办法：让他跟着升旗手练队礼。

“你知不知道升旗意味着什么？”“你该怎么护卫国旗？”“作为升旗手你该做到什么？”……第一次训练，余谦就被班长袁学淘的“三连问”问住了。看着负责升旗的战友脸上别样的骄傲，他感觉自己跟这个队伍格格不入，却只能老老实实跟战友们一起训练。

每天升旗，余谦注视着升旗手将火红的旗帜扬起，仿佛看到一团热烈的火焰在空中燃烧。渐渐地，他开始感到一丝不同：“升旗的战友身上满是光辉，我感觉自己好像离他们很远。”

袁学淘慢慢发现，余谦的思想在转变，整个人的精气神也变得不一样。“可以考虑让他正式加入升旗手训

练了。”不久后，袁学淘向中队长和指导员报告。

为了让自己的水平尽快赶上来，余谦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。站军姿、练队列、学规定……与战友磨合近3个月后，他终于作为升旗手走上升旗台。

“我能感到自己变了，特别是向国旗敬礼时，那种庄严神圣的感觉，让我觉得自己真正长大了，能够称为一名合格的军人。”余谦说。

哨位，不只是一个关卡，更是一面“镜子”

除了升旗，余谦还担负着营门警卫任务。每次上哨前，班长袁学淘教他最多的，就是情况处置。

“入伍11年，我从没遇到两次完全

相同的情况，这个哨位虽然不是战场，却很考验人。”日复一日的执勤任务，让余谦慢慢领会了袁学淘的这句教导。

在营门口的哨位上，下士王瑜曾遇到送来奶茶的中学生。她们放下奶茶就跑开了，这让他一时不知所措。下哨后，王瑜将奶茶上交给中队长。

刚上哨不久时，上等兵郑隆基曾遇见小学生站在街道对面朝自己敬礼。他拿不准“在哨位上乱动”与“合理回举手礼”的界限，只能回以注目礼。事后，郑隆基向班长报告，才确定自己是可以回礼的。他心中若有所悟：或许，那不只是一名军人的回礼，更是一粒国防教育的种子。

上等兵李文兵曾遇到一位老人，路过大门时向他敬了一个十分标准的军礼，“一看就当过兵”。李文兵毫不犹豫地转体、回礼，那是一名军人与一名老兵的相互致敬。

这方哨位，不只是营区大门前的关卡，更是透过外界目光“看见”自己的镜子。中队每名官兵都要从各不相同的岗位中，找到自己军旅生涯的答案。

袁学淘还记得，中队有一名驾驶员，在调入警勤中队前曾是特战队员，还作为尖子参加过上级比武。这名驾驶员刚被借调到中队时，正赶上公务用车最频繁的那段日子，他每天驾驶着不同车辆奔波在不同道路，几乎没有闲下来的空隙。

这名驾驶员后来感慨，那段时间“比在特中队还辛苦”。有人问他，从特中队来到警勤中队，心里不会有落差吗？他只回答了一句老话：“革命军人是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”

这个答案，也是警勤中队官兵铭刻在心中的共同信念。“如果部队是一辆前进中的列车，我们就是车上的螺丝钉。”驾驶员和加旺说，“只有牢牢

铆在岗位上，车才会稳稳当当，才能一直前进。”

新闻报道员马亮志退役了。入伍16年，他将许多战友的身影定格在镜头中，也因此获得不少荣誉和奖项。一张张照片，不仅记录下新闻现场的精彩瞬间，更成了照片主角们激励自己继续前进的力量源泉。

“当我们都白发苍苍时，照片会提醒我们，曾经走过了怎样的路、度过了怎样的岁月。只要我们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就能在‘平凡透镜’里看见自己的光芒。”马亮志说。

支队长史长廊中，仍然悬挂着数十张马亮志拍摄的照片，记录着支队一路走来的足迹。对马亮志来说，这些照片不只铭刻了支队的历史，也承载着他的青春记忆。

无论是否在聚光灯下，真正的军人都能闪闪发光

站在事迹交流会讲台上，张梦生还是感到了一丝紧张和局促。

在战友们眼中，他是一位优秀的班长，也是一名优秀的汽车修理工。担任班长期间，张梦生曾带领全班完成数十次大项任务保障，排除过的车辆故障更是数以千计。

去年，上级组织专业比武，张梦生的右手手指不慎被减震器碰到，几乎瞬间就开始肿胀变红。骤然来袭的疼痛，让他额头渗出汗水。为了集中精力，张梦生将肿胀的手指反复拉伸，随后继续操作。最终，他取得修理专业个人第二名的好成绩。

“我代表的不仅是我自己，还有修理班的战友。所以我不能放弃，不能辜负战友们的期望。”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张梦生说。

炊事员张胜阳还记得一次抗震救灾——那次任务中，他们持续奋战了7天6夜。

地震时正值夏日，受灾区域白天平均气温超过35℃。为了完成伙食保障任务，张胜阳和战友特意选择了一处通风的地方埋锅架灶。然而，炎热的天气还是让他们感到有些吃不消。

暑气蒸腾，炉火熊熊，单薄的遮阳棚挡住了暴晒的阳光，却挡不住扑面而来的热浪。汗水在水蒸气的缭绕中流下，张胜阳感觉自己“就像是在蒸笼里做饭”。为了完成任务，他们夜以继日地操作忙碌，为救灾官兵进行热食保障，“从没掉过一次链子”。

后来，受灾群众专程为支队送来锦旗。那一刻，张胜阳眼眶一热，感觉自己的付出没白费：“被人需要的感觉，原来那样幸福！”

不论是否在聚光灯下，作为军人，永远崇尚荣誉、永远渴望荣光。对张胜阳来说，尽管没有直接参与救援，但那面锦旗里也凝结了他和战友的汗水。

夕阳西沉，夜色渐渐笼罩大地，又到了一天的尾声。

降国旗，往往是余谦的“独角戏”。晚点名后，他将礼服穿戴整齐，郑重地步走上旗台，缓缓把国旗降下、理好，将旗杆稳稳靠在肩头，带着国旗回到中队。随后，余谦还要站一班2小时的夜哨。

见惯了大理的蓝天白云，余谦渐渐喜欢上这里的夜晚。万籁俱寂时，他总会与灯火作伴，一同守望。余谦知道，于他和警勤中队的战友来说，无论身在哪个岗位，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守护着这片挚爱的土地。